

《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文字研究

张 成 姚永铭

(浙江大学 汉语史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中所刻写的一些文字字形奇特,具有很大的文字学研究价值。特别是“雉”、“故”、“豸”等文字的写刻和“畫”、“畫”、“昼”等字的同时使用,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汉字的内在规律,从理论上对汉字进行归纳和演绎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关键词]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文字;“雉”;“故”;“豸”。

[中图分类号]H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7)01-0092-05

李荣先生在《文字问题》中提到:“我们的文字学向来是偏重古的,着重研究许慎《说文解字》及其以前的文字,对刻板以后流行的印刷体,对现在通行的文字都不够注意。”^{[1][p1]}这也正说明了传统文字学脱离语言,专就文字研究文字的特点。

基于应该重视演化的观点,唐兰先生的《中国文字学》在肯定古文字研究意义的同时,强调近代文字研究并提出了具体的课题:“近代文字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隶书、草书、楷书,都有人做过收集的工作。楷书的问题最多,别字问题,唐人所厘定的字样,唐以后的简体字,刻板流行以后的印刷体,都属于近代文字学的范围。西陲所出木简残牍,敦煌石室所出古写本经籍文书,也都是极重要的材料。”^{[2][p9]}

《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以下简称《夹注》)五卷,宋元间佚名注,刻于明正统五年(1441)朝鲜全罗道,是国内现存杜牧集子的最早刻本,也是已知杜牧诗集的最早注本,存世者仅三部,只收杜牧的诗和赋。^{[3][p5]}《夹注》中所刻文字之现象,虽体现了域外汉籍巨大的文字学研究价值,是文字研究材料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通过初步的整理,《夹注》中的文字价值,主要体现在下述几项中:

一、保留了一些具有研究价值的独特字样,补充了汉语文字材料,有益于对汉字理论作更加广泛的论证和修正,激发我们对汉字的再思考。

在《夹注》本中,有一些在国内典籍中罕见的文字写刻例子。这些例子,非常具有地域特征。通过对这些字样的收集和思考,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汉字的内在规律,激发我们对这些文字现象的再思考。

(1) 雉(離)

雉,《说文·隹部》:“雉,離黃,仓庚也。鸣则蚕生。从隹,离声。”《广雅·释詁一》:“雉,分也。”《广雅·释言》:“離,剗也。”按:剗,古别字。離义为别也。

《夹注》本中的“離”字共出现了三种主要字形,分别是正字“離”,异体字“離”及“雉”。

隔離天日(p3), 几入游宦別離中(p08), 離心忽忽复凄凄(p18), 难席与言(p0), 屈平《难骚》(p3), 此桥为难别之地(p08)

在文字的演变中, 一些文字改变声符或者形符, 形成异体字。“难”就是将“離”的声部“离”的部分笔画脱落, 只剩下上半部的一部分“文”, 而形成了“难”的字形。“难”在境内典籍中未见, 但是在《夹注》本中很是常见, 有数十处之多, 均是出现在批注之中。可见, 在写刻者看来, “难”也仅仅是一个求书刻方便之字, 还难以与“離”相提并论。

虽然在境内的典籍中“难”字不常见, 但是从“離”到“难”这样的文字转化类同的现象还是比较多的, 在这里仅择取《大广益会玉篇》中“邑部”的一些文字作为例证, 来看“难”字字形现象中所蕴涵的文字理论, 并归纳这个异体字的个性特点。《玉篇·邑部》: “邶, 蒲内切, 紂城东曰卫, 南曰墉, 北曰邶。鄩, 同上。”“郢, 以井切, 故楚都。邳, 同上。”“邾, 彼冀切, 鲁季氏邑, 《论语》作费, 或作鄩。鄩, 同上。”“郛, 仄牛切, 《说文》云: ‘鲁下邑孔子之乡。’《论语》作鄩。鄩, 同郛。郛, 仄牛切, 鲁县也。”

由上可以看出, 在文字的演变中, 常常将文字的声符的一部分拿去, 用剩下的部分作为新的声符, 使文字成为笔画简省的异体字。如上面所列的“背”作“北”、“费”作“弗”、“呈”作“壬”“聚”作“取”。并且剩下的部分均单独成字。“难”虽然也是声符的简省, 但是却有着自己简省的特点。这些特点包括:

第一, “难”将原文字“离”的声符“离”简省为“文”, 破坏了文字声符的表声作用。而上面《玉篇·邑部》的相关例子中, 声符表声的作用还是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第二, “难”声符的简省使剩下的部分笔画远远少于略掉的部分, 省掉的笔画是 6 画, 而留下的才 4 画。而上面例子中省略脱落部分的笔画数要少于留下的部分。可见, 当省略掉的文字组成部分在面临保留笔画数量和单独成字的选择时候, 剩下部分单独成常见文字更为重要。

第三, 从对整个字形的考察来看, 将“离”改“文”, 对整个字形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它相似例证, 极易引致对汉字认知的偏差, 引起认错字的情况。《集韵·文韵》: “鷃, 鸟名。《尔雅》: ‘鷃子, 鷃。’或从佳。”据此, 在境内典籍中, “难”为“鷃”之异体, 并非是“離”之异体字。故当我们遇到奇特的俗字或是异体字的时候, 绝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某个字必定是什么字, 仅仅依靠字书也可能产生谬误。还是应该回到文献中去, 联系上下文语境, 通过语义训诂, 结合文字学的有关知识, 对文字作综合的认知, 才能对文字进行正确的界定。

受到“离”作“难”的影响, 在《夹注》刻本中的部分“籬”字写刻作“籬”。如:

落亦籬也(P240), 籬东竹径深(p18)

按: 籬, 为“離”的繁化异体字。“離”作“籬”, 盖受離字篆书之字形影响所致。

(2) 故(归)

十年一梦归人世(p31), 夕阳长送钓船归(p47), 顾他务之织小赋言归兮(p3)

秋因赐归故乡(p2), 《诗》: 言告言故(p3), 载与俱故(p4) 意气横鞭故故乡(p5)

归, 《玉篇·止部》: “归, 居晖切, 还也, 《说文》曰: 女嫁也。𡵓, 籀文。”故, 《说文·支部》: “故, 连也。从支, 白声。”《龙龕手鏡·白部》(p31): “故, 音白, 逼近翫附也, 又音拍, 大折也。《周书》曰: ‘常故常任。’”《玉篇·支部》: “故, 布格切, 附也。”在《夹注》刻本中, “归”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文字形态。在正文中, 除了正体“归”外, 还有“𡵓”, 而在注中, 则大量地使用与“归”字音字形字义均不同的“故”。

要考察“故”作“归”的原因, 自然想到“𡵓”字和“𡵓”字。𡵓, 有“自反为𡵓”之说。𡵓, 《龙龕

手镜》:“𩇑,音歸。”《孟姜女变文》:“千万珍重早𩇑还。”𩇑,同“歸”。《字汇补》:“𩇑,古奎切。”《秋胡变文》:“我儿当去,元期三年,何因六载不𩇑。”“𩇑”与“𩇑”字的字形十分相近,左半边同是“白”,右半边“𠂔”与“反”字形也十分相近。而“𩇑”与“歸”字当属于文字中的同音替代。因此从“𩇑——𩇑——歸”中可以将《夹注》本中“𩇑”作“归”的文字现象作一个较为完满的解释。

这个例子,我们正是利用《夹注》刻本中材料,使本来毫不相干的字,在形音义上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从而使我们对文字的使用有更深入的认识,这无疑有利于我们对相关古典文献的整理。

按:“歸”,为“歸”的简化异体字,盖将从止的“歸”字中的义符“止”用记号“ㄣ”替代,整体字形不受大的影响,笔画少了两画。

(3) 狒(獨)

獨佩一壶游(p02),度狒无言(p5)

蔡邕《狒断》:陛下者,群臣与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p177)

獨,《玉篇·犬部》:“獨,大卜切。犬相得而斗也,故羊为群,犬为独。狒,古文。”狒,《说文·犬部》:“狒,遇弗取也。从犬,市声,读若字。”《夹注》刻本中“狒”的用例也是相当多的,且都在注中。从字形的相近程度出发,与“狒”最为接近的应当是“狒”字。《集韵·脂韵》:“狒,狮,或省。”“狒”是“獅”的异体字。境内典籍中还有一个与“狒”完全同形的字。《集韵·队韵》:“狒,犬过也。一曰犬怒兒。”又《废韵》:“吠,房废切,《说文》:‘犬鸣也。’或作狒。”但在《夹注》刻本中,“狒”则是“獨”的异体字。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文字,又是怎么会联系在一起的呢。这当中应该和“獨”的古文“狒”有关。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石刻中,有些“姊”字写作“姊”,如:“兄弟姊妹”(《东魏吴叔悦造像记》);“以伯姊之尊”(《隋王充墓志》)等等。^{[4][p114]}可见,“姊”的右半部分被写刻成了“市”。《龙龕手镜·女部》:“姊,咨死反,女兄也。”即“姊”字。敦煌写本斯328《伍子胥变文》:“子胥贤士,逆知阿姊之情。”“姊”作“姊”,笔画上虽然增加了一笔,但是却利于书写和镌刻。而“狒”的右半部分与“姊”的右半部分相近,故也被写刻成“狒”,尽管“狒”本为另外一个汉字。在这里,异体字的写刻影响到了汉字本字与异体字的混淆,如果脱离了语料,极易造成文字的误识。

按:《夹注》刻本中,“独”字还出现写刻成“獨”形的(《孟子》:“鰥寡孤獨,此四子者”(P236))。“獨”,盖将“独”中的构件“虫”用笔画构件“ㄣ”替代,在保证字的整体完整性的条件下,获得了文字笔画的简化。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也能够发现,本来形态相近,并不完全相同的文字部分,可能会在书刻中获得相同的最终变化形态。

上述所列文字例释中出现的字形,在国内典籍中都很难见到,故似乎未被国内的一些大型字书和辞书所收载。除了上述文字外,《夹注》本中的“属”、“珮”、“佩”、“脰”、“俟”、“駭”、“挨”、“闕”等字样也不常见。从《夹注》本中写刻的文字来看,其中不但保留了大量相对早期的中国域内使用文字的实例,同时也夹杂了在朝鲜地域使用汉字的个性,体现了汉字在使用中的地域性。通过对朝鲜汉籍的文字研究,能够使汉字的一些理论得到更加广泛的实例支持,并且对汉字的一些既成理论作进一步的补充完善,使其更加具有普遍性和完整性。

二、同一刻本中使用一些在域内典籍中经常出现的异体字,有助于廓清文字的形体演变发展过程。

(1) 船——舩——舩

夕阳常送钓船归(p347),千里长河共使船(p510)

画其像者舡首(p185),阳羨溪中买钓舡(p200)

按:《说文·舟部》:“船,舟也。从舟,铅省声。”“船”字的右边与“铅”字同。船字的口简化成厶,船就成了舡;故“铅”又有“鉛”的字形;公和工同音替代,舡就成了舡。

舡——舡——舡

夕阳常送钓船归(p347),千里长河共使船(p510)

江水汧流属界(p207),汧溪行(p481)

舡笔和舡欺价马(p143),可怜舡槩竟何功(p146)

按:《广韵》平声仙韵都有从公的写法,分别注“上同”。舡汧舡三种写法均见于韵书,今天并不通行。《集韵》“船”注“俗作舡,非是”。孙奕《履斋示儿编》卷二二引《字谱总论讹字》:“船之舡,舡音航……非为讹失,是全不识字也。”“口”有简化成“厶”的,但是只有少数字获得认可,有许多字韵书虽然著录,但是今天并不通用。唐宋时流行“厶”的写法。舡先简化成舡,公工同音,再简化成舡。^{[5][p79]}

(2) 栢——杯(杯)——(杯)

“栢”,《说文·木部》:“栢,醴也。”《集韵·灰韵》:“栢,盖今酒器,或作杯。”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颐部》:“栢,古盛羹若注酒之器,通名为杯也。”故“杯”同“栢”。《夹注》刻本中,“一栢还忆故人无”(p218)中,“杯”作“栢”,在“杯”字右边“丿”下增加了一“一”,变成了“丕”。“否”音近也。按:“栢”字的字形特征,将“栢”和“杯”串接了起来。将“栢”到“栢”再到“杯”的文字发展过程形象地勾画了出来。

(3) 畫——畫——昼

因隳畫一法(p22),畫屋龙交尾(p20),桥横落照虹堪畫(p253)

昼五彩龙纹(p169),昼其象者舡首(p185),总论昼筹军国(p331)

畫,《说文·畫部》:“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按:《夹注》刻本中,有“畫”作“畫”、“昼”,实际上是用标记构件代替汉字原来的义符构件,使文字整体简省。“畫”,《字汇·聿部》:“畫,俗绘画字。”《干禄字书》:“畫畫:上通下正。”宋郭忠恕《佩觿》卷上云:“画有胡卖、胡麦二翻,俗别为畫…浮伪有如此者。”在这里,“𠂔”、“尺”均是通用简化替代符号,它们被用在文字构件中,从“畫——畫——昼”的演变中,为我们描述了文字的书写简化过程,是对汉字的演变趋势的体现。按:以“尺”代“聿”,其例颇多。《夹注》本中,有“畫”写作“尽”之用例(“靡不周尽焉”(p51))。《日藏古抄本李峤咏物诗注》中,有“故中昼令郑国公李峤杂咏一百二十首”,^{[5][p1]}其中的“書”写作“昼”,即“尺”下“日”,与《夹注》刻本中“畫”字刻写作“昼”字,异曲同工。

从上面几例文字的字形演变,可以看出,即使是在简化规律一致的前提下,简化也有一个曲折漫长的发展过程。

三、结语

古籍在流传过程中,文字不断被“当代”化。传世古籍至宋以后刊版流行,往往以正字改易俗字。古书在从写本到刻本转变的过程中,许多俗字被刊落了。而《夹注》刻本中的文字,却一反通常刊刻本子的文字现象,从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写本使用文字的特色,即充分展示了通俗性、任意性,这在同时代的其它刊刻本子中是不多见的。

《夹注》刻本的文字简化也颇具特色。从《夹注》所见的简化字,我们不难看出,字形简化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简化后的文字字形不容易被人们直观地认知,则不宜于简化。在《夹

注》刻本中,“难”、“故”、“昼”等字与它们的正字相比的确有很大的简化,但是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和大量的运用。究其原因,就是字形与他字重合或相近,阻碍了人们对它们的正确认知,最终被人们所舍弃。

参考文献:

- [1] 李荣. 文字问题[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2] 唐兰. 中国文字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3] 姜亚沙编. 影印珍本古籍文献举要[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 [4] 欧昌俊等. 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M]. 四川成都:巴蜀书社,2004.
- [5] 唐李峤撰,张庭芳注,胡志昂编. 日藏古抄本李峤咏物诗注[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On Characters of The Korean Block-printed Annotated Collected Works by *Fan Chuan* (樊川)

ZHANG Cheng YAO Yong-ming

(Research Centre of Chinese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Some characters carved in the book—the Korean Block—printed Annotated Collected Works by *Fan Chuan* (樊川) are with of peculiar forms and have great value on characters research. Especially, the calligraphy of such words as *li* (离), *gui* (归), *du* (独) and so on, and the simultaneous use of such words as *hua* (畫)、(畫)、(昼) etc, provide essential first-handed materials for us to further cognize the inherent law of characters. Based on this,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of characters have been undertaken.

Key Words: the Korean Block-printed Annotated Collected Works by *Fan Chuan* (樊川); Characters

[作者简介] 张成,男,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姚永铭,男,浙江桐乡人,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古汉语史研究。

[责任校对:林子]

张小艳博士论文简介

张小艳,2001年9月浙江大学博士毕业,导师张涌泉。论文《敦煌书仪语言研究》,于2006年8月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文章以现存一百余件敦煌书仪写本为主要材料,从语言的角度对这部分珍贵文献作了全方位的系统深入的研究。首先讨论了“书仪”的内涵,分类阐述现存书仪写卷的概貌及其研究状况,结合书仪语言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研究方法,如审形辨音、同义类聚、语境还原、纵横考探、背景考察等。其次从书仪的语料性质出发,举例论证了书仪语言研究对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的实际参考价值。然后由表及里,探讨了其“写本”的外形和“书仪”的内质,形成了对敦煌书仪语言特色的整体认识。在此基础上,抉发出一批书仪中的新词新义;描写其概貌的同时,重点考察了新词的产生途径和新义的衍生机制。之后又以书仪的固定格式为语境,离析出各种义类的同义词,选取有代表性的几组进行微观考察,发现书仪一方面汇聚了大量的同义词,另一方面,每个语词的选用又都表现出严格的“级别”差异。